



册府元龜

卷之七百十三
至十五



13
849
233



43
849
233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官臣部 六

規諷第二

魏崔琰為太祖別駕從事太祖北征并州留琰傳文
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
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
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

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

族富強公子

王欽若等曰袁族言袁紹之家也

寬於盤游滋侈義聲

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
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
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况公親御戎
馬上下勞憊世子宜遵大路慎以待正思經國之高
畧內鑒近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褻
虞族之賤服忽馳驚而陵險志雉兎之小娛忘社稷
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
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

示雅教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
象復誨諸

劉楨爲平原侯植庶子時刑顯爲植家丞顯防閑以
禮無所屈撓繇是不合楨書諫曰家丞刑顯比土之
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佳士也楨誠不
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特殊顯反疏簡私
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
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
蜀譙周字允南後主爲太子以周爲家令後主時頗
出遊觀增廣聲樂周上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

跨州據郡欲併神器世祖初入河北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唯其德之厚薄也

霍弋為太子中庶子太子璿好馳射出無度弋援引古事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吳程秉為太子傅黃武四年迎太子登妃於吳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眾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闕睢以為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規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

晉齊王攸為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

王欽若等曰太子即惠帝也

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厥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已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羸廢公族其摧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彊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謾言亂真譖潤離親驪

規二
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脩身以敬勿
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
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覩安思存冢子司義敢
告在闕

陸雲爲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
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卽位二
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崇屢發明詔厚戒豐奢
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
蕩遂已成風雖嚴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
刑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

用欣然臣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與國家協崇大
化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樸而後可以訓正
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
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以報所受之
施是以不慮犯逆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採乞垂
三省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陳曰伏
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
覆較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
選衆官材庶工隸業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廉淑慎恪
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踈闇之咎雖可日聞

至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
厮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
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
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
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况所益不
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懷
慨也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
以宜發明令罷此等覆察庶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
下人思盡節矣

江統爲愍懷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

頗好遊宴或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
諫曰臣聞古之爲臣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
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
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
五事如右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
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
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
事親者也故能擅二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
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
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

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彊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睿詰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魯僖以恭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簞輅藍縷用張楚國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安君濟俗興

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至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餼徵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鍾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切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

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侈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巧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人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雜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且則百族書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

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染相倣莫以爲耻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鷄麵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聞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脩牆壁動正屋瓦臣以爲此既違典彛舊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爲宜朝廷善之杜錫預之子也爲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

懷太子言辭激切

裴權爲愍懷太子詹事太子性剛知賈謚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謚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游戲權諫曰賈謚甚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人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

曹應爲齊王冏記室督固輔政嘗從容問攄曰天子爲賊臣所逼莫有能奮吾率四海義兵興復王室今入輔朝廷救振時難或有勸吾還國於卿意何如攄曰蕩平國賊興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

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竊預下問敢不盡情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冲精選百官存公屏欲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則天下同慶攄等幸甚冏不納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爲齊王冏大司馬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逆其諫者幽厲不足以爲謚伏惟明公虚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

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爲輒有不善也今公尅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闕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書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建諸侯爲二伯自陝以

秉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闕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專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伯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咎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雋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倍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書入無報豹重賤日豹書御以來十

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勅
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秘術不可湏臾而
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
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聖賢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
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
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恩博遠至忠至仁
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
年頽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
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恨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
陝爲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元康已來宰相

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吸豈復
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
慮必有近憂至於悔悟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
遣王侯之國比與成都分河爲比成都在鄴明公都
宛寬方千里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
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與
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廝養燕趙之微者
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而兩國以寧况
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
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問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

別思量也會長沙王又至於罔案上見豹巖謂罔曰
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罔既不能嘉豹之
策遂納又言乃奏豹曰臣忿姦凶四逆皇祚顛墜與
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惟欲戮力皇家
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
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遭
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躡足而待欲臣與成都
分陝爲伯盡出藩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
疑阻衆心噂嗜背憎巧賣兩端訕上謗下讒內間外
適惡導奸坐生猜嫌昔孔丘輔魯而諺少正子產相

鄭先戮鄧折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
爲臣不忠不順不義輒勅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
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寃之俄
而罔敗

祖納爲趙王倫太子庶子東萊王蕤齊獻王攸之子
也歷步兵屯騎較尉蕤性疆暴使酒數陵侮弟罔罔
以兄故容之罔起義兵趙王倫收蕤及弟北海王宴
繫廷尉當誅納上疏諫曰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
哲之弘謨百王之達制也是故鯀既殛死禹乃嗣興
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

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衆設從罪以發奸其所繇來蓋三代之弊法耳魏實獻王之子明德之裔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會孫秀死魏等悉得免邵續為成都王穎參軍穎將討長沙王又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穎不納

溫嶠為太子中庶子太子即明帝也數見規諷又獻侍臣箴

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為勞費嶠上疏以為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

執鞞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

庾亮為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時元帝方事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

宋劉混之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有寶琴左右犯其微誕罰焉混之諫誕曰此余寶也混之曰前哲以善人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故王孫圍稱觀射父為楚國之寶未聞以琴瑟為寶誕忸然不悅

南齊袁廓之為太子洗馬于時何濶亦稱才子為文

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惻麗太子甚悅廓之諫曰夫楊畔者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意蕭韶奈何聽亡國之響太子改容謝之

梁江淹初仕宋爲巴陵王景素左嘗侍景素爲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卽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諫曰流言納諫二叔所以同亡抵肩銜怨七國於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則復見棗鹿雲露棲於姑蘇之臺矣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又爲鎮軍叅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

以諷焉

范雲初仕齊爲竟陵王子良主簿恩禮甚隆雲每獻損益未嘗阿意子良嘗啓齊武帝論雲爲郡帝曰庸人聞其嘗相賣弄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俱存請取以奏既至有百餘紙辭皆切直帝歎息因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爾汝何宜出守齊文惠太子嘗出南田觀穫稻顧謂衆宥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夫三時之務實爲勤勞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既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因就車握雲手曰不

謂今日復聞讜言

周弘正爲晉安王主簿及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
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弘正乃奏記曰竊聞
爲讜之象起於羲軒爰畫揖讓之原生於堯舜禪受
其來尚矣可得而詳焉夫以廟堂汾米殊途而同歸
稷契巢許異名而一貫出者稱爲元首處者謂之外
臣莫不內外相資表裏成治斯蓋萬代同規百王不
易者也暨于三王之世浸以陵夷各親其親各于其
子乃至七國爭雄劉項競逐皇漢扇其俗有晉揚其
波謙讓之道廢多歷年所矣夫文質迥變澆淳相革

還樸及古今也其時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聰
明神武百辟冠冕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下明
詔以大王爲國之儲副乃天下之本焉雖復夏啓周
誦漢儲魏兩此數君者安足道哉意者願聞殿下抗
伯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王輿而弗乘棄
軒冕如脫履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
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能使無爲之化
復興於遠古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豈不盛歟弘正
陋學書生義慙稽古家自汝潁世傳忠烈先人決曹
掾燕高節秉危止色王府雖盛德之業將絕而狂直

之風未墜是以敢布腹心肆其愚瞽如使芻言野說少陳於聽覽縱復委身烹鼎之下絕命肺石之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後魏程駿爲任城王雲郎中令進箴於王王納而嘉之

宋欽初仕沮渠蒙遜爲世子洗馬欽上東宮侍臣箴高允字伯恭以經授景穆太子甚見禮待太子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

至儉故美聲洋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鷄犬乃至販酤市廛與民爭利譏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不從而與販夫競此尺寸昔號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循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爲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適小人孔父有云小人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

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繇之今東宮誠曰乏人雋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察愚言斥出邪佞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太子不納

陽固爲汝南王悅郎中令悅年少行多不法褻近小人固上䟽切諫并面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之後爲清河王懌從事中郎悅性不倫傲儻難測無故過杖京兆王倫子寶月固雖離國猶上䟽諫曰伏聞殿下乃以小怒過行威罰誠嚴訓有

餘而慈惠不足當今主上幼冲宰輔用事履冰踐霜兢兢業業猶恐不濟况肆意非愛任情行事欲保全福祿其可得乎昔龔遂去國猶獻直言常孟離朝不忘本國况臣忝屬朝私猥充謬舉伏隸國僚聞道有歲敢不盡言悅覽之大怒

鹿念初爲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嘗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繇此材高遠絃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赴何謂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故以諷焉

冊府元龜

規諷二

卷之七十一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奏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宮臣部 七

規諷第三

後周劉休徵為齊王憲友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
休徵後又以此箴上高祖高祖甚悅其文
蕭元肅建德三年為太子少傅元肅以任當師傅調
護是職乃作少傅箴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

冊府元龜

宮臣部

卷之七十一

言右史書事莫不立太子爲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
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噐束髮就學宵音雅便
隸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
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詢謀記慮問對凝
永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
不絕乎馳道魏儲廻還乎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
三善旣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羸秦短祚
誠繇少陽雖十年七百有德至歷而昌數世一萬無
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光付皇極永固洪
基觀德觀諭敢告職司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

隋柳肅高祖開皇中爲太子僕學士劉臻嘗進章仇
大翼於宮中爲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冢子
位當儲貳誠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唇舌
適足以相誑誤願殿下勿納之太子不懌他日謂臻
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
不用

唐長孫敞情開皇末爲晉王庫直嘗從獵於驪山見
群鹿駭軼王策馬凌危逐之敞馳下馬諫曰大王不
慮垂堂滂於原獸小人之情未見其可王乃忻然而
止

李綱爲太子詹事上書諫太子建成曰綱耄矣日顧時流墳樹已拱幸未就土託傳聖躬無以酬恩請效愚直伏願殿下詳之竊見飲酒過多誠非養生之術且凡爲人子者務於孝友以慰君父之心不宜聽受邪言妄生猜忌建成覽書不懌而所爲如故綱以數言事忤太子旨道旣不行鬱鬱不得志

李百藥爲右庶子時太子嬉戲無度乃作贊道賦以諷諫之

于志寧爲散騎嘗侍行太子左庶子志寧以太子承乾數虧禮度志在規救撰諫苑二十卷諷之太宗大

悅承乾嘗於盛農之時營造曲室累月不止所爲多不法志寧上書諫曰臣聞克儉節用實引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凌雲槩日戎人於是致譏峻宇雕墻夏書以之作誡昔趙盾佐晉呂望師周或勸之以節財或諫之以厚歛莫不盡忠以佐國竭誠以奉君欲茂實播於無窮英聲被乎物聽咸着簡策以爲美談今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覩之者尚譏其侈見之者猶歎其華何容此中更有脩造財帛日費土木不停斧斤之工極磨礱之妙窮且丁匠官奴入內比者曾無伏鑒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王法往來

御苑出入禁闈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
非慮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千夫又復不見
牙爪在外廡役在內所司何以自安臣下豈容無懼
又鄭衛之樂古謂淫聲昔朝歌之鄉回車者墨翟夾
谷之會揮劍者孔丘先聖既以爲非通賢將以爲失
頃聞宮內屢有鼓聲人樂伎兒入便不出聞之者服
慄言之者心戰往年口勅伏請重尋聖旨殷勤明誠
懇切在於殿下不可不思至於微臣不得無懼臣自
驅馳宮闕已積歲年犬馬尚解識恩木石猶能知感
所在管見敢不盡言如鑒以冊誠則臣有生路若責

其悞旨則臣是罪人但悅意取容減孫方之疾疹犯
顏逆耳春秋比之藥石伏願停工匠之作罷又役之
人絕鄭衛之音斥群小之輩則三善名備萬國作貢
矣承乾不納承乾又令闈官多在左右志寧上書諫
曰臣聞堯稱稽古功著於搜揚舜曰聰明績彰于去
惡然開元立極布政辨方莫不旌賁英賢驅除不肖
理亂之本咸在於茲况闈官之徒體非全氣便煩階
闈左右宮闕託親近以立威權假出納以爲禍福昔
易牙被任變起齊邦張讓執鈞亂生漢室伊戾爲詐
宋國受其殃趙高作姦秦氏鍾其弊加以弘石用事

京賈則連首受誅王曹掌權何竇則踵武被戮遂使
縉紳重足宰司屏氣然順其情者則榮逮幼冲逆其
旨者則災及礪祿爰暨齊高都鄴亦弊闔官鄧長顯
位至侍中陳德信爵隆開府外干朝政內預宴私宗
枝藉其吹噓重臣仰其鼻息罪積山岳靡桂於刑書
功無涓露已勒於鍾鼎富踰金穴財甚銅山是以家
起怨嗟人懷憤歎骨鯁之士語不見聽蹇諤之臣言
必被斥齊都顛覆職此之繇向使任諒直之臣退佞
給之士據趙魏之地擁漳滏之兵脩德行仁養政施
化何區區周室而敢窺覷焉然杜漸防萌古人所以

遠禍以大喻小先哲於焉取則伏惟殿下道茂重離
德光守噐憲章古始祖述前脩欲使休譽遠聞英聲
遐暢臣竊見寺人一色未識上心或輕忽高班或凌
轢貴士便是品命失序綱紀不立取笑通方之人見
譏有識之士然典內職掌唯在門外通傳給使主司
但緣階闥供奉今乃往來閣內出入宮中行路之人
咸以爲怪伏望狎近君子屏出小人上副聖心下允
衆望承乾覽書甚不悅承乾嘗驅使司馭等不許分
畚又私引突厥達哥支入宮內志寧上書諫曰臣聞
上天蓋高日月以光其德明君至聖輔佐以贊其功

是以周頌升儲見規毛畢漢盈居震取資黃綺姬旦
抗法於伯禽賈生陳事于文帝莫不殷勤於端士懇
切於正人昔鄧禹名臣方居審論之任疏受宿望始
陳輔導之官歷代賢君莫不丁寧於太子者良以地
膺上嗣位處副君善則率土霑其恩惡則海內罹其
禍近聞僕寺司馭爰及駕士獸醫始自春初迄茲夏
晚葺居內後不放分番或家有尊親關於溫清或室
有幼弱絕於撫養春則廢其耕墾夏又妨其播直事
乖存育恐致怨嗟且突厥達哥支等入面獸心豈得
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心則未識於忠孝言則莫

辨其是非近之有損於英聲曜之無益於盛德引之
入閣人皆驚駭豈臣愚識獨用不安臣下爲殿下之
股肱殿下爲臣下之君父君父以存撫爲務股肱以
規救爲心是以苦口之藥以奉身逆耳之言以安位
古人樹誹謗之木以求已讐懸敢諫之鼓以思身過
繇是從諫之主鼎祚克昌悞諫之君洪業隳墜承乾
大怒

孔穎達爲太子右庶子承乾令撰孝經義疏穎達因
文見意更廣規諷之道學者稱之後承乾不脩法度
穎達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曰太子成

長何宜屢致面折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愈切承乾不能納

王引直爲漢王元昌友元昌畋獵無度乃上書以諫其畧曰夫宗子維城之說者所以固邦家之業也大王功無任滅戰尅之效行無河間樂善之心爵高五等邑富千室當思答極施之洪慈保無疆之永祚其爲計者在乎脩德冠履詩禮畋獵史傳覽古人成敗之所繇鑒既往存亡之異軌覆前戒後居安慮危奈何列騎齊驅交橫壟畝野有遊客巷無居人貽衆庶之憂逞一時之樂從禽不息實用寒心元昌覽書而

遽止漸見疎斥

王珪爲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王問珪以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當年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習答曰漢東平王蒼云爲善最樂

李義府自高宗在春宮時爲太子舍人嘗獻承華箴以申諷諭詞甚典美

邢文偉咸亨中爲典膳丞時皇太子又在內罕與宮臣相接文偉輒減膳上疏諫曰竊見禮載記曰太子

既冠成人勉於保傳之嚴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
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皇帝式稽
前典妙簡英俊自庶子以下至司議舍人及學士侍
讀等使翼佐殿下以成聖德近者以來未甚延納談
議不狎謁見尚稀叅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以發
揮聖智使濬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
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微申減膳皇太子答曰
顧以虛庸早向墳典每欲研精政術極意書林但往
在幼年未閑將衛竭誠耽誦因即損心比日以來風
塵更積中奉恩旨不許重勞加以趨侍舍元溫清朝

承親無自專之道遵禮以色養爲先所以履闕坐
論時乖學緒公潛申雅勗式薦忠規敬尋來請良符
宿志自非情思審論義均勸諾豈能盡此藥言形於
簡墨撫躬三省感愧兼深文偉自此益知名

帝承慶爲太子司議郎儀鳳四年皇太子賢監國時
太子頗近聲色戶奴等與之款洽承慶上書諫曰臣
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也所以承宗廟之重繫億
兆之心萬國以貞四海屬望殿下以仁孝之德明睿
之姿岳峙泉淳金真玉裕天皇升殿下以儲副寄殿
下以監撫欲使炤無不及恩無不覃百僚仰重懼之

輝萬姓聞洊雷之響夫君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君
非人無以保其位人非食無以全其生故有子曰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頃年以來
頻有水旱菽粟不能豐稔黎庶自致煎窮今夏亢陽
米價騰踴貧屢之室無以自資朝夕弗遑惟憂饑餒
下人之瘼實可哀矜稼穡艱難所宜詳悉天皇所以
垂衣北極殿下所以守噐東朝爲天下之所尊得天
下之所利者豈惟上玄之幽贊亦百姓之倚命也故
百姓危則社稷不得獨安百姓亂則帝王不能獨理
古之明君飽而知人饑煖而知人寒每以天下爲憂

不以四海爲樂今關隴之外凶寇馮陵西土邊毗凋
喪將盡干戈日用烽火薦驚千里有勞於饋糧三農
不遑於稼穡殿下爲臣爲子乃國乃家爲臣在於竭
忠爲子期於盡孝在家不可以自逸在國不可以自
康一物有虧聖上每留神念三邊或梗殿下豈不兢
懷况當養德之秋非是任情之日伏承北門之內造
作不嘗玩好所營或有煩費娼優雜伎不息於前鼓
吹繁聲嘗聞於外既喧聽覽見黷宮闈蕪之僕隸小
人緣此得親左右亦既奉承顏色能不恃託恩光作
福作威莫不繇此不加防慎必有愆非倘使微累德

音於後悔之何及書云不作無益害有之事故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是知高危不可不慎滿溢不可不持也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敬慎之謂也在於凡庶能守而行之猶可以高振聲華坐致榮祿况殿下有少陽之位有天挺之姿片善而天下必聞小能而天下咸服豈可不爲盡善盡美之道以取可久可大之名哉伏願博覽經書以廣其德屏退聲色以抑其情靜默無爲恬虛寡欲非禮勿動非法不言居處服玩必循節儉畋獵遊娛不爲縱逞正人端士必引而親之便辟側媚必斥

而遠之使惠風溢於遠近仁聲翔於內外則可以克享終吉長保利貞爲上嗣之稱首奉聖人之鴻業者矣承慶又上論善箴以諷太子勞而遣之

薛元超永隆中拜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時皇太子在京師頗以畋獵爲事元超上啓諫曰臣聞位隆載鼎居之者匪易業峻承祧守之者爲重伏惟殿下幼彰岐嶷夙擅溫文大孝因心不繇於外獎深仁植性稟之於自然故能聿膺景福式光正緒皇基永固宸構克昌加以識度幾晤天姿獨秀生知之量振古莫儔比者監守務殷親賢政事所關視聽決斷如流凡

在朝行僉論極美况臣委質階陛齒跡官闈恭聞喜躍實百嘗品區區所望唯願聖德日新勵茲三善無忘四術伏見去年之內數召學士等討論經籍疊疊不倦此令問播於遐邇在外聞者誰不欣然今夏已來接對講藝之道有謝曩時臣之事君在於無隱敢緣茲義輒獻愚忠但臣智識庸淺未足以發明雅訓求之史傳揚摧而言焉昔漢苑招賢高軒同敞曹園愛客飛蓋連陰此乃副君之待士也亦有推心鄭衆每佇於諮詢降禮桓榮用承公誨命此則副君之尊師也魏太祖征并州留太子在鄴頗出畋獵崔季進

書諫曰盤于遊田書之所誡魯侯觀漁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也深惟儲副以身爲寶今忽馳驚而凌險誠有識所懼晉明帝之在官中庶子湓嶠中書舍人阮放諫馬射曰臣聞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况萬乘之貳若有駭駟之艱豈可不熟念哉殿下縱一日之娛忘萬代之基凡人猶知其不可况在聖明乎太子答云省所陳明卿等忠至咸從卿等動靜此則副君之納規諫不以爲嫌者也非獨一時之美事固亦千載之芳猷且思患預防著於易象樂不可極陳之禮經列聖垂模可爲龜鏡殿下昔在藩

邸時以打毬為戲當此之日已經墜馬近取諸身足為深鑿又殿下仁孝之德聞於四海自車駕發京天慈許入苑內臣竊惟殿下之意既承恩旨始復出遊以為上副聖懷非徇盤遊之樂顧以園苑之地草樹極深絕磴危橋往往而有控織離之馬擁太阿之劍截輕禽逐狡兔倘有銜檠之變雖悔不追至如戶奴等色非是一種或反逆之嗣或破亡之餘夷狄遺醜兼在其數密計兇謀理難懸測忽有潛身翳蒼侍衛不虞白龍魚服事出慮表臣每一思至此魂爽飛越人為天子者不登高不臨深恐近於危辱也故樂正

子春下堂傷足三月猶有憂色弟子問之子春日君子跬步不敢忘孝今孝之道失是以有憂色也子春匹夫尚知愛其身體儲后之尊何可以不慎焉倘馬逢佚馭微致毀傷豈不上貽二聖之憂下乖兆人之望伏請打毬馳射深矧危機天皇所賜誠書殷勤切至網羅今古罕得名言竊循旨要在於披懷虛已書云山林隱逸草澤高人總萃春坊異朝夕譚對採其禪贊廣納忠規機務之餘遊心墳籍瑩襟靈於藝圃散耳目於書林披帙橫經克勤無怠此之至誠亦何不思殿下敦崇儒術闡揚文藝爰徵學士獎收人物

應斯舉者若登龍津莫不延頸企踵思承顧盼皆願
 隳肝膽露效誠布衣之交一言相託尚有懷知己之
 遇銜國士之恩殿下數存接引與其切磋道義竭忠
 進善必日有異聞則玉裕彌光金聲自遠頃日時景
 炎鬱不敢望有引召金商戒序物候漸涼伏乞聽政
 餘閒留情墳典所讀班史請畢殘功前者別勅賜物
 本緣殿下書進時請臨池染翰使筆力轉適仍請每
 月一兩度總喚學士因為設食文學張君相素明老
 莊命之談說能暢玄風殿下假以溫顏人各申其藝
 業鈞深理窟者思逞懷蛟撫實詞條者文成吐鳳此

亦一時之奇觀可以澡慮怡神預在宮僚人知自效
 便辟取容者踈之正直不撓者親之棄不急之務而
 省遊娛絕無益之慾而敦節儉以儒墨為城池翱翔
 其際以禮義為干櫓棲息其間一則遵天后誠書不
 敢失墜二則挹古人遺範有所發揮豈不美歟豈不
 盛歟伏乞燔翳捐襪以塞眾望太子報曰昨奉嘉命
 廣開正路翳已燔矣襪亦去焉師傅之言實獲我心
 帝聞元超有諫善遣使慰勉仍召赴東都
 唐休璟則天時為夏官尚書同鸞臺鳳閣三品孝和
 居春宮轉太子右庶子依舊知政事以契丹入寇復

拜夏官尚書簡較幽州都督及將行進啓皇太子曰
張易之兄弟幸蒙寵遇數侍宴禁中縱情失禮非人
臣之道惟加防察

姚珽爲太子左庶子中宗太子重俊性明果少未有
師傅舉事或不法珽前後上四疏以諫其一曰臣聞
賈誼曰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太
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
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太子旣冠成人免於保傅之
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

諫之鼓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故年與智長化
與心成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
下定矣臣又聞之木從繩則正石從諫則聖善言古
者可以驗於今伏惟殿下睿德洪深天姿聰敏近代
成敗遠古幾危莫不懸覽在心動合典禮臣以庸朽
濫居輔弼虛備耳目叨預股肱輒薦塵露庶裨山海
伏以內置作坊工巧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
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不識輕重因爲詐僞
有點徽猷臣望並付所司以停宮內造作如或要須
便近猶望宮外安置庶得工匠往來不於宮禁出入

其二曰臣聞漢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齊高帝欄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具玉劍環珮以過魏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劍珮而去太子使追還之謂曰珠玉珍玩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無遺我賊經侯杜門不出臣觀聖賢經籍務以簡素為貴皇王政化皆以菲薄為德伏惟殿下留心恭儉靡尚浮奢臣愚猶望損之又損居簡而行簡減省造作節量用度其三曰臣聞銀榜銅樓宮闈嚴秘門閣往來皆有簿曆殿下時有所須唯遣門司宣令或恐詐假之輩因此妄為增減

聖文狀舛錯事理便即差遠近且呂昇之便乃代署宣勅伏賴殿下睿敏當即覺察其姦偽自除臣以庸淺豈能深辨真虛望請墨令及覆事行不並用內印畫署之後冀得免有詐假乃是長久規模臣又聞之忠臣事君有犯而無隱明主馭下納諫以進德故書云有言逆於志必求諸道有言順於心必求諸非道伏惟殿下仁明昭著聖敬日躋通幽洞微窮神索隱事之善惡毫釐靡差理有危微錙銖無爽臣以庸愚叨侍春闈職居獻替豈敢緘默伏乞降明離之德俯鑒微誠紆滄雷之威賜矜翹懇倘得匡山益峻少

海增浮碎首糜軀其甘如薺輕塵視聽伏待刑書其
四曰臣聞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故曰與善
人言如入芝蘭之室久自芬芳與不善人言如火銷
膏不覺而盡伏惟殿下神逾藏往理冠生知留意篇
章研精典籍然而山岳不棄塵壤是以能高大江河
不逆細流所以成深廣伏願崇儒敬業訪道稽疑是
則品物增暉懷生欣忭今司經見無學士供奉未有
侍讀伏望時因侍膳奏請置人所冀講席談筵務盡
忠規之道披文摘句方資審諭之勤臣又聞臣之事
主必盡乃誠君之進賢務求忠謹伏惟殿下養德儲

闡理以端靜為務恭膺守器必以學業為先經所以
立德脩身史所以諳識成敗雅誥既習忠孝乃成傳
記方通安危斯辨知父子君臣之道識古今鑒戒之
規經史為先斯乃急務至於工巧造作寮吏直司實
為末事無足勞慮

甯原悌為太子洗馬時玄宗在東宮原悌上啓曰臣
聞事有可言者直臣所以抗議忠而見棄者志士所
以太息至於竭誠事君信而獲罪懷祿輔國誦於取
容二者難明取舍或異臣竊為朝廷憂之伏惟殿下
孝敬純深仁明善斷有大功於天下繼元良於社稷

萬姓所以拭目百寮所以清耳皆欲王化之興隆風俗之革易也頃年以來天綱少紊小人趨競內難屢起方當振綱張弦之秋委才任士之日若推心得人則萬目直舉如托寄非所則百度斯廢故王者先擇良臣復能任使均明同日月無私並天地功高化洽地平天成又以為官擇人者理為人擇官者亂理亂之繇官人之職也自二月以來勅令授官吏部注擬填塞府寺滿盈臺省其優勞當作別勅放選或虛名邀功或作才僥倖日以增益布列州縣殫竭府庫侵削黎元臣誠以為漸不可長也昔晉政多門官以賄

進劉毅憂其危傳咸恐其亂武帝終而不悟卒有敗官之充十數年間億兆塗炭是知古者省吏以崇化不聞多官以致理臣以為懲其弊者歸乎任人者也不聞多官而退無黨而孤立守死善道執心不故忠臣難進而易退無黨而孤立守死善道執心不移迺姦人之所嫉為國家之所利近者姚元之宋璟居獻替之職處銓衡之地用節員位頗立繩紀不為權門黷貨所拘而以平心汲引為務于時草澤之賢翹足待用天下凜然復有昇平之望也臣觀二相為人勵已忠肅直身鯁亮雖有微疵又受黜責且守正之士志節之人棄瑕錄用今其時也昔叔向下獄初

奚訟之猶將宥其十代以勸能者况其身不免乎往者易之三思傾動朝政所賴東之元忠戮力王室社稷殆危忠臣處朝而獲安神噐將移賢者竭誠而必復豈非忠臣良士力哉璟等行事無忝今古夫安必思危理則憂亂明王之誠也忠臣處朝姦邪屏退興邦之道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殿下誠能捨其無咎收彼衆望因主上之餘閒議朝政之臧否使並悔過令復舊職則舉善之美垂於無窮濫官之弊澄清匪日矣

賈魯爲太子舍人睿宗景雲三年八月太子屢遣訪

召女樂宮臣就率更寺閣樂多奏女妓魯進啓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神人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褻黷無預其間昔魯用孔子幾致於霸齊人懼之遺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遂行戎有繇余兵疆國富秦人反間遺之女妓戎王耽樂繇余乃奔斯大聖名賢疾之已甚良以婦人爲樂女務冶容娃妓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繇茲起伏惟殿下神武命代文思登庸宇內顯顯瞻仰德化而渴賢之美未被於毗謠好妓之聲以惑於人聽豈足追啓誦之徽烈襲堯舜之英風者哉至若監撫餘閒宴

私多豫後庭之樂古或有之非以風人為敝猶隱至
 於所司教習章示眾寮媿妓淫聲實虧辱化願下教
 令發德音屏倡優敦雅頌率更女樂並令禁斷諸招
 召一切皆停則朝野内外皆知殿下放遠邪佞輝光
 日新凡在含靈孰不欣戴皇太子令答曰比嘗聞公
 正直信亦不虛寡人近日頗尋典籍至於政化偏所
 留心女樂之徒亦擬禁斷公之所言雅符本志
 歸登為工部侍郎東宮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
 丁公著為水部員外郎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著皇
 太子及諸王訓十卷

止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官臣部

八

忠於所事

昵狎

罪譴

忠於所事

士有脩身立志策名委質夙夜匪懈思不出位風雨
 如晦不改其節所謂善於其職而無媿於人矣若乃
 肇建儲闈列樹藩戚尊崇保傳慎簡寮家所以贊翊

老成碩德周旋輔導朝夕規誨奉之以義不納於邪者蓋比比有焉其或處艱難之際奮不顧身明趣向之方繼之以死信可以敦激薄俗昭示後世者也

漢周昌為趙王相高祖宴駕太后使使召趙王昌令

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屬委也音之欲

反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王并誅之臣不

敢遣王王且亦不疾不能奉詔太后怒乃使使召趙

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怨戚氏乎而不

遣趙王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

餘見鴛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

賈誼為梁王傅梁王勝墜馬死文三王傳言揖此誼言勝為有兩名

自傷為傅無狀無善狀嘗哭泣後歲餘亦死

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

相二千石出入遊戲僭於天子借擬也景帝聞之心不

善太后知帝弗善廼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安

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曰何梁王為

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不省也省視也夫前

日吳楚齊趙七國反自闕以東皆合從而西嚮從音子容

唯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京師為中猶言中國

也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

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之力

也今太后以苛禮責望梁王苛細也梁王父兄皆帝而

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蹕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子出入皆備此儀

而今云出稱蹕入言警者互舉之耳車旗皆帝所賜即以嫖鄙小縣嫖呼說切

夸托也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知太后帝愛之

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

所為何梁王之忠孝而太后不卹也長公主具以告

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之言之帝心迺解免冠謝太

后曰兄弟不能相教迺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

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直千餘金音大

工衛切繇此顯結於漢

竇嬰景帝時為栗太子傅十年太子廢嬰爭不能得

謝病屏居藍田山下數月諸竇賓客辯士說莫能

來

史丹為駙馬都尉元帝令丹護太子家時傳昭儀子

定陶共王有材藝共讀曰恭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

色之失母主皇后無寵建昭之後元帝被疾不親政

事留好音樂留意於音樂或置鞀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

上墮銅丸以摘鼓墮音類下也摘音持聲中嚴鼓之

節莊嚴後宮及左右習音知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

能之帝數稱其材冊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

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噐人於絲竹鼓磬之間則

是陳惠李徵高於康衡可相國也噐人取人噐能也

鼓吹於是帝嘿然而咲咲古笑字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

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同處長

於壯帝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

前弔帝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

母者乎帝以責謂冊謂者告語也冊免冠謝帝曰臣誠見

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

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屬之欲切罪迺在臣當死帝以為

然意乃解冊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帝寢疾傳

昭儀及定陶王嘗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帝

疾稍侵意忽忽不平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數問尚書以景帝

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

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不知計所出冊以親

密臣得侍親疾候帝間獨寢時冊直入卧内頓首伏

青蒲上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

長立積十餘年適讀曰嫡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

臣竊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

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
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見冊
涕泣言又切至帝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
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
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
安所受此語也安焉冊即却頓首曰愚臣妾聞罪當死
却退也離青蒲上帝因納謂冊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還
日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道讀冊嗟唏而起嗟音唐
切太子繇是遂為嗣矣

後漢鄧暉為上東城門侯光武令暉授皇太子疆經
郭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暉乃說太子曰父處
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
纖介放逐孝子春秋之義毋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
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
太子從之帝竟聽許
張湛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不朝拜大中夫
夫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
賞賜
朱暉為東平王蒼掾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
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更傲不奉法蒼坐朝堂

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椽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給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顧召令吏奉之主簿大驚遽以白兢兢曰朱椽義士勿復求更以它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椽自視孰與藺相如光武聞而壯之杜撫字叔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乾國椽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遺之辟大尉府

種嵩爲侍御史順帝擢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嘗侍高楚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嵩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天命所係今嘗侍來無詔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楚辭屈不一敢對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吳謝景字叔發與刁玄羊術等皆爲太子登賓客及登薨景時爲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大帝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即遣還鄉

陸裔字敬宗凱弟也始爲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

分爭陰相譖搆陸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
晉劉卞爲愍懷太子左衛率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
憂之以計干司空張華而不見用益以不平賈后親
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卞言乃遷卞爲輕車將軍雍
州刺史卞知言泄恐爲賈后所誅乃飲藥卒
江統爲愍懷太子洗馬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
司不聽官臣追送統與洗馬潘滔舍人杜蕤王敦魯
瑤等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
荀闞爲齊王問掾屬長沙王又旣誅問暴尸於西明
亭三日而莫敢收歛闞表乞殯塋許之

盧志爲成都王穎左長史穎之敗也官屬奔散唯志
隨從不息及穎薨親自殯送時人嘉之

王矩爲長沙王國左常侍時成都王穎遣刺客圖長
沙王又矩侍直見容色動殺之

丁潭爲琅琊王褒郎中令褒薨潭上疏元帝求行終
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以來或隨時降殺宜
一釐革以敦於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
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
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詔使除服心喪三年
張禕爲琅琊王國郎中令從王至雒還京都宋高祖

封藥酒一罌付禘使密加醢毒禘受既還於道自飲而卒

宋王璵之琅琊人有才局爲竟陵王誕錄事參軍時誕在廣陵孝武遣戴明寶襲之誕遣壯士擊破之帝又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討誕時璵之五子悉在建鄴璵之嘗乘城慶之縛其五子示而招之許以富貴璵之曰吾受主王厚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獲死所耳安可以私親誘之五子號叫於外呼其父及城平慶之悉撲殺之

南齊何昌寓爲臨海王昭秀西中郎長史行荊州事

明年上遣玄慶西害藩鎮諸王玄慶至荊州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藩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廷必須殿下還當更聽後旨昭秀以此得還京師

江泌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子琳爲明帝所害泌往哭之淚盡以血親視殯塋乃去時廣漢王侍讀嚴桓之亦哭王盡哀

王皎爲晉安王子懋外兵參軍子懋叛明帝遣王玄邈及南比討使軍主裴叔業襲湓城中兵參軍子琳之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

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周英及皎更務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伏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獍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及董僧慧號哭盡哀為之喪殯

王思遠為建平王景素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塋手種松栢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珽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

梁庾於陵為齊隨王子隆荆州主簿子隆尋為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獨留陸閑者棄之父也為始安王暹光揚州治中暹光之據東府作亂或勸閑去之閑曰吾為人吏何所逃死臺軍攻陷城閑見執將刑第二子絳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刃刑者俱害之

徐摛為太子左衛率太清末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衆奔入舉兵上殿侍衛奔散莫有存者摛嶷然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儀遂折侯景令拜繇是景嘗憚摛帝嗣位進授

左衛將軍固辭不拜帝後被幽閉摘不獲朝因感氣疾而卒

嚴植之仕齊爲廣漢王國右嘗侍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于營殯殮徒跣送喪墓所爲起冢塋畢乃還當時美之

陳蕭允初仕梁爲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

司馬暠仕梁爲太子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屠戮太子瘞殯失所暠以宮臣乃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塋辭甚酸切周朝優詔答曰昔主父從戮孔車

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欒布得陪臣之禮庶子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即勅荊州以禮安居

顧越文帝時爲黃門侍郎東宮皇太子嘗虛已禮接越以宮僚未盡時彥且太子仁弱宣帝有奪宗之兆內懷憤激乃上疏曰臣梁世薄官祿不代耕季年板蕩竄身窮谷幸屬聖期得奉昌運朝廷以臣微涉藝學遠垂徵引擢臣以貴仕資臣以厚秩二宮恩遇有異凡沉木石知感犬馬識養臣獨何人罔懷報德伏惟皇太子天下之本養善春官臣陪侍經籍於今五

載如愚所見多有曠官輔弼丞凝未極時選至於文
 宗學府蕪潔正人當趨奉龍樓晨遊又論嘗聞前聖
 格言往賢正道如此則非僻之語無從而入臣年事
 侵迫非有邀求正是懷此不言則為有負明聖敢奏
 狂瞽願留中不泄疏奏帝深感焉而竟不能改革
 殿不佞為太子通事舍人及文帝晏駕廢帝嗣位高
 宗為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為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
 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
 師知尚書右丞王暹等謀矯詔出高宗眾人猶豫未
 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勅令相王還第及事

發仲舉等皆伏誅高宗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

已

後魏主雒兒明元在東宮時給事帳下帝嘗獵於灑

南灑水名在鴈門乘冰而濟冰陷沒馬雒兒投水奉帝出岸

水沒雒兒殆將凍死帝解衣以賜之自是恩寵日隆

九紹之逆帝左右唯雒兒與帳下師車路頭而已路頭

少以忠厚選給東宮晝居山嶺夜還雒兒家雒兒隣人李道潛

相奉給晨復還山眾庶頗知喜而相告紹聞收道斬

之雒兒猶冒難往還京都通問於大臣大臣遂出奉

迎百姓奔赴明元還宮社稷獲又雒兒有功焉

韓子熙爲清河王懌嘗侍選郎中令及領軍元義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爲之憂悴屏處田野每言王若不
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及政以
元義爲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
學官令傅靈樹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
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
心膂以事國自先皇晏駕陛下冲幼負宸當朝義同
分陝宋維及掌小子性若青蠅汙白點黑讒佞是務
以元義皇姨之婿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營利共
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明明在上

赫赫臨下泥緇自消王質還學謹案律文諸告事不
實以其罪罪之維道無罪出爲太郡刑賞僭差朝野
怪愕若非宋維與義爲計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
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
本宅移住殿西闔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吏部諮稟
劉騰奏其第官郡戍兼補乃逕內呈爲王駿退騰繇
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宮掠拷胡
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
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諾是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
憤成疾爲王致死王之忠誠欵篤節義純貞非但蘊

藏胷衿實乃形於文翰搜括史傳撰顯忠錄區目十
篇分卷三十既欲彰忠心於萬代豈可爲逆亂於一
朝乞追遺志足明丹款又籍寵姻戚特握兵馬無君
之心實懷皂白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繇
陛下賞罰之詔一出於義名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
要任必其心腹中山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
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爲國巨患奚康生國
之猛將盡忠棄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稱數緣此
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歷歲爲亂荆徐
蠢動職是之繇昔趙高秉泰令關東鼎沸今元義執

權使四方雲擾自古及今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
爲甚開逆之始起自宋維成禍之末良繇騰矣而令
逆徒姦黨迭相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臣等
痛恨終身仰爲聖朝懷慚負愧以臣赤心悽悽之見
義宜臬諸兩觀洿其舍廬騰合斷棺斬骸沉其五族
上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宗亞
三事妾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傳其翼朝野切齒遐邇
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盡歷觀曠代緬追振古當斷
不斷其禍更生况義猜忍尚居衡要臣中霄永歎竊
以寒心實願宸鑒早爲之所臣等潛伏閭闔於茲六

載且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呼天無响衛野納
肝秦庭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睿聖
觀覽萬機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
報寃毒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爲舍人後遂剖
騰棺賜義死

比齊魏收爲太子少傅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
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嘗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
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嘗
山令臣下疑貳若實便湏決行此言非戲魏收既忝
師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惜以收言於帝

自此便止

孫靈暉爲南陽王綽師綽死後每至七日至於百日
靈暉嘗爲請僧設齋轉經行道

隋姚最爲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秀後陰
有異謀文帝令公卿窮治其事開府慶整郝偉等並
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爲王實不知也
榜訊數百卒無異詞竟坐誅論者義之

王延爲秦王俊府將性忠厚領親信兵十餘年俊甚
禮之及俊有疾嘗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
口者數日羸頓骨立文帝聞而憫之賜以御藥授驃

騎將軍典宿衛後塋之日延號慟而絕帝歎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焉詔塋延於俊側

唐李綱初仕周爲齊王憲參軍宣帝將害憲召僚屬證成其罪綱誓之以死終無撓辭

姚思蕪初仕隋爲代王侍讀屬義師平京城府察駭散唯思蕪侍王不離其側大言曰義師本扶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衆服其言於是布列階下湏臾太宗至聞而義之許其扶王室順陽閣下泣拜而去觀者咸歎曰忠烈之上也仁者有勇此之謂乎太宗居藩引爲文學及親征徐九詔思蕪時在維陽太宗嘗

從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曰姚思蕪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百段遺其書曰想卿節義之風故有斯贈後爲文學館學士寫其形像列於十八學士圖令文二褚亮爲之贊曰志古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餘風厲俗

王珪爲太子中允劉黑闥反珪及魏徵謂太子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長爰踐元良功績既無可稱仁聲又未遐布而秦王勲業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闥率破亡之餘衆不盈萬加以糧運阻絕瘡痍未瘳若大軍一臨可不戰而擒也願

請討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結山東英俊建成從其計遂請討劉黑闥擒之而旋

張公謹倜儻好奇略太宗引入幕府時太宗功德甚隆每為建成元吉之所譖毀因召公謹訪以自安之術對甚合旨未見親遇及建成將為亂公謹與長孫無忌等九人奉太宗於玄武門以討亂其黨來犯玄武門公謹閉門以拒之以功累轉右武侯將軍封定遠縣公邑二千戶別食一千戶

魏徵為隱太子洗馬甚禮之徵見太宗勲業日隆每勸建成早為之所及敗太宗使召之謂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素器之引為詹事主簿

尉遲敬德為秦王府副護兵隱太子巢刺王之有異謀也乃致書於敬德贈以金器物一車敬德拒之不受因以啓聞太宗謂曰公之素心鬱如山岳積金以至斗極未能動公之情何須慮也元吉等深忌之乃令壯士往刺敬德覺之終不能害乃譖敬德於高祖囚之於大理并拘其親屬訊驗無狀然後得釋會突厥侵擾河西建成與元吉為將西討相與陰謀請太宗同送於昆池因欲肆其凶逆敬德既聞其謀遽啓

其事且曰大王若不速正之則恐被其圖害然後社稷危矣太宗嘆而言曰如公之言寡人實有茲慮然一旦倉卒其若在上驚動何其若骨肉痛傷何同懷之情終所不忍時房玄齡杜如晦皆被斥在外不得復入太宗密令長孫無忌召之玄齡等報曰有勅不許更得事王今若私謁必至誅滅不敢奉命太宗大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召之不來果背我也乃取所佩刀以授敬德曰以賜公且往觀玄齡等意若無來意且斬其首以進也玄齡聞之惶懼因隨敬德服道士衣以謁敬德朝夕進勸太宗猶豫未決敬德固諍

十返然後計定二凶既誅高祖汎舟海池太宗乃令敬德身往侍衛高祖意乃安於是賜以珍物敬德並辭而不受事平之後授太子左衛率

段志玄大業末隨父在太原義兵起志玄召募得千餘人授軍頭從太宗後轉右護軍隱太子及齊王元吉競以金帛誘之志玄拒而不顧每以白太宗及郎位遷左驍衛大將軍

程知節爲秦王府左三統軍爲隱太子所忌構之於高祖除康州刺史知節白太宗曰大王手臂今並剪除身必不久知節以死不去願速自全遂從討建成

元吉事定拜太子右衛率

薛萬轍爲車騎將軍封武安縣公隱太子建成引置左右建成被誅萬轍率宮兵戰於玄武門鼓噪將入秦府將士大懼乃以建成首示之萬轍以十餘騎亡於終南山太宗累遣使諭意萬轍釋伏而來太宗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

李安嚴與隱太子同取鄭氏因事東宮及建成敗率兵拒戰太宗以爲忠於所事故漸任用之

謝叔方事巢刺王元吉數有戰功元吉與隱太子作亂太宗討逆于玄武門叔方率府兵與東宮率馮立

合軍拒戰於北闕下殺屯雲將軍敬君引中郎將呂衡俄而尉遲敬德傳元吉首以示之叔方號哭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義士也命釋之

李義琰爲太子右庶子章懷太子之廢也高宗慰勉官僚盡捨罪令復其位薛元起等皆舞蹈謝恩義琰獨引罪涕泣時論美之

李安仁爲太子右庶子顯慶元年皇太子忠旣廢黜官僚皆懼罪亡匿無敢見者安仁獨候忠涕泣拜辭而去時論美之

昵狎

夫出入承華游從博望皆調護斯屬羽儀攸寄者也
固當敦厚爲德教導是先其有怠棄典禮昵狎元良
追隨禁闈之中群言罔恤陪侍杯筵之右酣飲過差
近失師資遠貽譏謗豈足以增前星之元彩繼南山
之軌躅焉

漢昌邑王賀從官騶宰奴二百餘人嘗與居禁闈內
敖戲

魏劉楨字公幹爲文帝五官將文學與王粲等並見
友善帝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
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

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及也楨答曰楨聞荆山之
璞躍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爛庶士之好南垠之金登
窈窕之首麗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
之下潛汗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堵之外
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脩
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屨屋初成而大匠先立
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楨所帶無他妙飾
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繇是特爲
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
大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或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

之乃收楨臧死輸作

吳質文帝初為五官將時質以才學通博為五官將

及諸侯所禮及卽位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

見質等曰卿諦視之其親昵如此

晉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孝武為太子召為中庶子

甚相親愛

陳江總為太子詹事共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

氏為女太子微行遊總家宣帝怒而免之

後魏盧內領太保錄尚書事魯元之少子內給侍東

宮恭宗深暱之嘗與卧起同衣父子有寵兩宮勢傾

天下

郭祚領太子少師孝明在東宮幼弱祚嘗隨宣武幸

東宮懷一黃鬴出奉太子時應詔左右趙桃弓及祚

皆私狎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鬴少師

北齊和士開為長廣王府參軍王性好握槊士開善

於此戲繇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辟又能彈胡琵琶

因此親狎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

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文宣知

其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

之馬城

隋鄭譯仕周爲太子宫尹坐褻狎皇太子武帝大怒除名爲民太子復召之譯戲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

唐令則爲太子左庶子太子勇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時劉行本亦爲左庶子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又太子歲首宴宮臣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洗馬李綱曰太子曰令則身任官卿職當調護乃於宴坐自比優倡進淫聲以穢視聽事若上聞罪在不測豈不累於殿下臣請正其罪勇曰我欲爲

樂耳君勿多事綱趨而出

夏侯福爲太子左衛率長史爲太子勇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左庶子劉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爲福致請乃釋

劉臻爲太子勇東宮學士甚褻狎之

柳誓爲晉王諮議叅軍王爲太子引誓爲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簡較洗馬甚見親待每召入園內與之宴讌誓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答應如響

性又嗜酒言雜俳諧繇是彌為太子所親狎

唐楊璈中宗世為秘書監大嘗卿武崇訓並簡較太子賓客在職不能謹言正議以申調護之禮唯以打毬猥戲取媚於太子故大為時論所譏

罪譴

夫任處儲官職參王府自非才行優著藝術精明故不可以贊於重離資於盤石若乃失調護之方忘輔導之訓忠言不發善道靡彰昵狎小人陰圖非望以至自貽官謗坐速刑章者不亦宜乎

漢公孫詭為梁孝王中尉初景帝廢栗太子太后心

欲以梁王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開說於帝太后

議格音閣梁王怒袁盎及議臣乃與詭及羊勝之屬謀

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

子意梁意疑也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

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

急梁相軒丘豹姓軒丘名豹及內史安國即韓安國皆泣諫王

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

枚臯為梁恭王郎恭王名買孝王子也三年為王使與亢從事

亢從散職之從王者也見讒惡遇罪惡謂亢從言其短惡之事室家没入官

臯亡至長安會赦

許廣漢為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它郎鞍以
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

死罪囚欲

聽官者聽之

王式為昌邑王師為王廢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

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

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覆誦之也

復日方切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

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

死論

王吉為昌邑王賀中尉後賀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

亂廢昌邑群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

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道讀日導皆下獄誅唯吉與

郎中令龔遂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

後漢楚王英既以不道廢徙丹陽涇縣乃悉出楚官

屬無辟語者

師遷為陳愍王寵國相靈帝熹平二年遷奏前相魏

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與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

者案驗詔檻車傳送愔詣北寺詔獄使中嘗侍王酺

一作王甫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老君

求長生福而已無他異幸酺等奏愔職在規正而所

為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

案

魏楚王彪有罪自殺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
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

晉江統為太子洗馬太子奢費過度統上書諫及太
子廢徙許昌

南齊張克為武陵王友坐書與尚書令王儉辟吉激
揚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禁錮論者以為有恨於
儉也

梁王僧孺高祖天監中為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事

王典籤湯道愍暱于王用事府內僧孺每截抑之道
愍遂謗訟僧孺建詣南司奉牋辟府曰下官不能避
潞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徽繩解籙收簪
且歸初服竊以薑生帚噐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傳
卑土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門
多慙祇服取亂長裾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
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
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悅方謂離腸
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
爵羅裁舉微禽先落閭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辟九畹

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孰寄心骸何
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鱉而為辟披榛捫樹從
虺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顛步高軒悲
如霞委踟躕下席淚若綆縻僧孺坐免官

後魏馮誕為太子太師孝文謂其無師傅獎道風誕
深自海責

游肇為中庶子孝文謂曰自楚承華已經一稔然東
宮之官無直言之士雖未經三載事湏考黜肇及中
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為中庶子安樂王詮可為下
中解東華之任退負外散騎嘗侍馮夙可為下下免

中庶子免爵兩任負外嘗侍如故中舍人間賢保可
為下下退為武騎都尉

隋高祖世約高祖開皇中為太子洗馬兄冲為南寧州
總管士卒縱暴益州長史元巖治其事無所寬貸世
約譖巖於皇太子帝謂太子曰古人有沽酒酸而不
售者為筮大耳今何用世約乎適累汝也世約遂除
名

柳肅開皇中為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為民
柳謩之煬帝大業中為齊王長史王擅寵左右放縱
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謩之雖知其罪失不能輔正

及王珪罪寒之竟坐除名

唐常挺高祖武德中爲太子左衛驃騎簡較左衛率
隱太子恩遇甚隆官臣罕與爲比會有上事者稱挺
得幸於隱太子構扇兩端帝訊之有狀與王珪等同
流於越嶲

王珪武德中爲太子中允爲隱太子所禮後以連其
陰謀事流於嶺州

杜正倫太宗貞觀中爲中書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時
太子承乾有足疾不能朝謁好昵近群小太宗謂正
倫曰我兒疾病乃可事也但全無令譽不聞愛賢好

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若教示不得湏來
告我正倫數諫不納乃以太宗語告之承乾抗表聞
奏太宗謂正倫曰何故漏洩我語對曰訓導不入故
以陛下語嚇之冀其有懼或當反善帝怒出爲穀州

刺史

薛大鼎貞觀中爲齊王祐長史祐溺情群小大鼎屢
諫不聽太宗以鼎輔導無方竟坐免而以權萬紀代
之

張玄素貞觀中爲太子左庶子趙智引令狐德棻爲
右庶子僕王仁表家令崔知機並以材選用太子承

乾既敗太宗引大義以讓之皆免為庶人

王勃高宗乾封初上東岳頌及乾元殿頌沛王賢奏
就府脩撰時諸王以鬪鷄為戲勃作檄英王鷄文高
宗聞之曰迴車朝歌不踐勝毋者惡其名也勃之此
文恐成交構之漸斥勃不令入府

蓋文達為蜀王師坐王非法免

蕭嵩玄宗開元中為太子太師嘗以城南別業遺宦
者牛仙童仙童得罪嵩坐交通小人出為青州刺史
令狐峘初為衡州刺史李泌輔政召拜右庶子脩史
無何必卒竇叅秉政惡其為人貶吉州刺史

蘇弁為太子詹事初入朝班位失序殿中侍御史鄒
儒立對仗彈之弁於金吾待罪數刻特釋舊制太子
詹事班次大嘗宗正卿之下貞元三年御史中丞竇
叅叙言班位移詹事在河南大原尹之下弁乃引舊
班制立臺官詰之仍給云已白宰相請依舊故為儒
立彈之

韋綬憲宗元和中為諫議大夫充皇太子侍讀綬好
諧戲兼通人間小說太子因侍或以綬所譚言之他
日帝謂宰臣曰侍讀者當以經術輔導太子使深知
其君臣父子之教今或聞綬之談論有異於是豈導

太子者因命罷其職尋又出之

白居易元和中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先是居易母因看花墜井死時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名教之士譏焉或以其事上言因命宰臣與居易遠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淮上言居易所坐事跡不合理郡乃授江州司馬

後唐司徒詡爲戶部員外郎秦王從榮之開府也朝廷以詡充河南府判官王之遇害例貶寧州尋移相州司馬

册府元龜

